

書叢藝文益羣

夜行集

著復而周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書叢藝文

集 行 樓

著 復 輔 荆

行 刊 社 版 出 益 季

• 1950 •

羣益文藝叢書
· 夜行集 ·

刊行者：

著者 周而復

刊印日期 一九五〇年三月

基本定價 三元三角

經售者 聯營書店

北京·上海·漢口

印刷者 光藝印刷廠

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

羣益出版社

上海四川北路八五〇號

有版權：滬 1 (1-3000) (41 C 18)

序

郭沫若

周而復兄的夜行集，我返復讀了兩遍。這是在重重的壓迫之下壓得快要斷氣的悲抑的呼息。這兒也活畫了一張憂鬱而悲憤的時代相，時代在哭着，在偷偷地哭着。連哭都是不准放聲的了。這是多麼可以謳歌的喲！

古人說：「兄弟鬩於牆，外禦其侮」，這樣話究竟是已經過去了的話。我們今日的格言却似乎是：「外侮翻過牆，內屠其弟兄」，儘你說得舌弊唇焦，儘你怒罵，儘你嘲笑，大刀依然不是坦克車的對手。你敢哭喪着一個面孔嗎？隣國不是多麼「親善」？民族不是正在「復興」？滾蛋，你們應該充分地來個「反省」！

舊時的人尊重禮讓，尼采打了個價值的倒逆，說禮讓是奴隸的道德。現在的中國人又來了一個倒逆的倒逆。在這兒秦檜是岳飛，岳飛是秦檜，文天祥是張洪範，張洪範是史可法。

我不願再多說什麼話，這部夜行集已經代我說了不少。潛潛的流淚，偷偷的哭，大家都在黑夜裏鼓着欲爆的眼睛。

但詩人揩着他的眼淚在告訴我們：「車頭接一連二地開發着了，大家都請揩乾眼淚，搭上火車，衝破這黑暗的重圍！」

一九三六年，三月，二十一日。

目次

郭沫若序·····	一
遠方·····	一
巨浪·····	五
吳淞口的夕陽·····	一二
宣判·····	一三
梯·····	一五
蓮幕鄉·····	一七
無題·····	二六
解·····	三〇

接見·····	三二
雨·····	三四
苦囚悲歌·····	三六
出獄·····	三九
從墳墓里我走了出來·····	四二
給阿比西利亞的弟兄·····	四四
散工·····	五一
叫賣·····	五三
當·····	五六
刈草的孩子·····	五九
清道夫·····	六三
相面先生·····	六五
老處女·····	六八

死別

.....七〇

傷兵

.....七四

夜行車

.....七七

遠方

—

大海有一天會枯乾，

我們永遠忘不了遙遠的一方。

在那碧沉沉的青天下，

在那朵朵白雲的天幕下，

想起了我們遙遠的家。

那兒有天青色的高山，

那兒有朵朵白雲似的牧羊，

那兒有錦繡的田野，

那兒有秀長的高梁，
那兒有潺湲的河流，
那兒有我們童年的野宴，
那兒有樸素的風光，……
黑夜里大砲一聲雷響，
天外飛下了禍殃。
兒女呼號着爹娘，
在熟稔的泥土上逃荒，
生命且交給幸運，
對遠方走來，披着星霜。

二

消息的線端，

給塞外的暴風吹斷。

我們不曉得各自的方向，

也不知道是誰生誰亡？

一顆心分散在數處，

可是誰都沒忘記了家鄉：

羊羣是不是仍放在原野？

青山可曾改變了模樣？

錦繡的田野有無人耕種？

高粱該長得更長更長？

潺湲的河流是否尚未凍結？

童年的足跡是否仍舊安在？

那樸素的風光是否依然無恙？

三

想起了我們遙遠的家，
在那朵朵白雲的天幕下，
在那碧沉沉的青天下，
身子負着重重的創傷。
音訊雖是天風似的渺茫，
我們的兄弟在對敵人死抗：
一池死水下埋着個春雷。
大海有一天會枯乾，
我們永遠忘不了遙遠的一方。

一九三五，十，十五，上海。

巨浪

亂鐘敲出個日子不平凡，

四方的鐘聲連成一個聲浪：

一個聲浪，一條萬里的城牆——

叫醒了千萬顆奴隸們的心臟。

揉一揉眼睛，復甦的夢醒了。

抖起滿腔的積怨，

憤怒在胸中蓬勃地燃燒，

一萬噸重的石頭去了。

在漆一樣黑的深夜，

在銀白色的清晨，

蠕動着烏黑長蛇似的人：

靜靜，沒一點兒聲音，

鋼鐵的隊伍在行進……

北風里舞動自己的旗，

白布上塗着烏黑的字：

說明了行列的來歷，

告訴你他們的心思。

不分是黑夜，不管是清晨，

在泥濘崎嶇的道路上，

在僻靜荒蕪的原野上，

在平滑的柏油路上，

在修整的枕木上，

在汹涌澎湃的江邊上，……

闖過橫在眼前的阻攔，
像猛獅要把樊籠打破，
像開了閘的怒濤，
熱血匯流成一條——
手臂緊挽着手臂，
結成鋼鐵的連鎖。
千萬隻沉重的腳，
規律地一陣起一陣落，……
悶在心中沒講的話，
今天一古腦爆出：
在二十世紀蒼白的臉上，
要用沸騰的熱血，
寫出人類光榮的一頁。

怒吼把沉沉的大地震撼，
喊聲叫斷了長江的狂流！
像是火山口爆發的火焰，
像是太陽中噴出了地球，
像是黑夜太平洋的怒嘯，
像是喜馬拉亞山的崩倒；
站起奴隸的身子，伸一伸手，
一口氣，改變了世界的季候！
早就有了犧牲的決心，
闖過鐵絲網，木棒和鎗砲，
鞭打，斬殺什麼都只一笑！
關外捲起十二月的寒風，
吹不落激憤的高潮，

捲不去驚人的呼號。

冰雪的寒冷更加了堅決。

救火的龍頭變了人造雨，

在身上結成片片的薄冰，

閃着雪亮的刀影虹蜺——

那雪亮犀利的大刀，

當年在喜峯口，

砍殺過我們敵人的頭，

而今又用來砍殺我們自家的老幼。

誰忍心把自己的弟兄，

推到死亡的邊緣？

甘心做奴隸的奴隸，

忘記了你的兄弟，你的民族？